

口音

0

這裡是耳鼻喉科病房，沿著長廊走去，住院病患有突發性耳聾、中耳炎、鼓膜穿孔、鼻竇炎、鼻咽癌、喉癌等。我拿起病歷簿，走進病房，佯裝鎮定，腦中卻閃過焦躁的跑馬燈，想著一些如何翻成台語的問題，準備補齊病史，謄寫入院摘要。

自從擔任實習醫師以後，責任與挑戰便從四方鼓蕩而來。先是抽動脈血、放鼻胃管、拆線、導尿等技術，接著是聽那記憶底層的台語。

我的病人是一位定居澎湖的阿公，渡海來台就醫，大家都稱他「澎湖阿公」。他膚色黑，額上滿是風雨紋路，見我來便含蓄微笑。床邊一位年約五歲的孩子，正牽起他的手，鬧著回家採菜瓜曬小管，散發明亮的海洋氣息。然而他開口後，是沙沙的嗓音，浸泡在濁重鄉音裡。我以為這音質來自一具歷經歲月繭封的喉嚨，翻閱舊病歷，才知是喉癌後期，腫瘤長在聲門處。

間接喉鏡，軟性纖維鏡，顯微喉鏡，病理切片，鱗狀上皮細胞癌……那掌控聲音出入的門戶，歷經數次排檢，在病歷簿上成了一串噤聲的文字。喉癌診斷後，他開始接受放射治療，起初吐得凌厲，頸項紅腫，口乾舌燥，後來是一股難以還擊的全身倦怠。

我試著以殘缺的台語和他溝通。之後，我們的對話充滿著手勢，更多時候，是動作背後的無盡猜測。數十分鐘過後，談話終於結束，我趕緊整理散亂的註記，進行病歷繕打。

1

這是一種熟悉卻又陌生的澎湖腔。

那天回家途中，我的腦中一直迴盪著他那濃烈的腔勢、專屬的抑揚頓挫。曾經，我聽著阿嬤澎湖腔的閩南話認識外界，探索人情，有時還會一同搬起小凳，圍坐於廟口觀賞歌仔戲；曾經，我好奇模仿布袋戲的配音員，鏗鏘說唱一段對白；當然，也諳悉一些台語粗話，它給我防禦與揚威的力道，一座浮腫的屏障，因為唯有如此，才能警覺受侵犯與侮辱。

後來進入小學，我開始勤練國語。捲舌，頂住上顎，一聲二聲三聲四聲，還有輕聲，ㄅ與ㄆ，ㄌ與ㄎ的分明扮演。聽讀之中，我的國語總是帶著一種模糊、失準的記號。那是我的獨特腔調，小朋友說，這叫大舌頭。

「你怎麼老是分不清ㄅ和ㄆ？」他們咧嘴笑著。

或許小孩是無意的，只是年幼的我開始對發音感到自卑。有回，我和一位小朋友同時對著鏡子伸出舌頭，我才明白，我的舌寬而平，他的窄而厚，先天結構就存在差異。

我開始因為發音頻受糾正，感到談吐的不自在。起先，我學習以一則玩笑的

方式對待，殷勤安慰，久而久之，我意識到的是那股低沉的嘲笑。我保持安靜，盡可能不說話，台語國語都是。然而，這使我的口音摻進更多的慌張膽怯，聲量總是微小，答覆總是刻意簡短。我害怕自我介紹，拒絕上台說話，即使擔任幹部，也會藉故逃避口頭宣佈消息，寧願選擇黑板上，無聲的粉筆書寫。

中學時代我照樣寡言，同時開始聽起英語廣播，那是寂靜生活的少數嘩噪。我替自己解釋，那副口腔可能是專為洋式發音設計的，於是關起門來勤練英文。只是，懂事的同學會溫婉地說：「你說英文的方式很特別。」

我過著一種只聽不說，只入不出的生活。然而沉默外表下，堪不住膨脹的言語暴動，我開始透過書寫表達。那年我寫了一部廣播劇，和幾位朋友組團報名電台辦的競賽。錄音那天，因為一位朋友臨時未能前來配音，於是我先充當，但講了兩三句後，指導老師馬上喊停。

直到進入醫學院那年，同學來自各地，口音成了初識時遮掩窘境的話題。其中以馬華同學的口音最為特殊，好像能聞見陣陣肉骨茶香，醬爆濃烈。就連台語客語也顯現差異，聽著鹿港腔、宜蘭腔、廈門腔的台語紛起紛落，一位稍有研究的同學強調彰化雲林澎湖屬「泉州音」，宜蘭屬「漳州音」，只是染過中英文的教育顏料，輪廓或多或少已失。

「你是不是僑生？可是口音又不像大馬，也不像港澳，台語的話也不知道是什麼腔？鹿港也不像……」曾有同學問我。

我並不喜歡這樣的釐清與辨識。或許是內在過於狹隘，那些口音的劃分，有時對我而言，是一道違章竹籬——主流與邊緣、時尚與落伍的必要界線。它總以一種無形的姿態蔓延，為此，我開始苦練一口標準國語，同時摻雜英語使用，並刻意與台語保持距離，塗改身世，追趕時代，闖撞自認的知識之流，卻開始說出一口既是且非的國語，與英語。

2

已經持續好一段時間，傍晚回家後，我便換上寬鬆衣褲，戴起耳機聽著 MP3 英語廣播錄音，來到附近操場慢跑。汗流之際，我的唇舌並不閒置，正努力張合，為了發音捲放來去。

這陣子晚飯後，我也會打開電視，將頻道轉到 CNN，仿效主播報導的語調。那些重音、質地、速度，以及嗓門內的自信，我一一講究，似乎將自己化為回音，追趕著流利的節拍。

我替自己進行一場消滅口音的工程，目的要破碎滿腔爛英語。進入醫院工作以後，外賓演講、國際交換學生、英文簡報等，使我意識到那口台式英文實在難以和外國訪客溝通，聽或說都是問題。偏偏我又帶重口音，它像一股難以漱洗的蔥爆餘味，久久霸據著口腔，不願棄守。我曾在一次晨會被資深醫師指責：「這種英文怎麼上得了國際台面？」其實聽見這話並不難過，因為早已預知，一切都不意外。

有次晨會結束後，我照例來到澎湖阿公床邊了解現況，紀錄病程進展，然而

他似乎不知道這次住院是要接受全喉手術切除，因為癌細胞復發並且有了不樂觀的侵犯。他見我來，只想起日前我洋相百出的台語，淺淺微笑，說要替我惡補台語。我因事忙想拒絕，卻提不出勇氣。

我仔細辨識他的口音，才發現澎湖腔的台語和本島台語存在一些「ㄗ」與「ㄨ」的差異。譬如我問他：「藥」呷了無？我唸「一ㄗ」，他唸「一ㄨ」；還有他說起澎湖的古井，井讀「ㄆㄛ」，我則讀「ㄆㄟ」。

然而我更發現，自己說出的台語，已漸漸不是年幼時琅琅上口的那套，甚至我以一種「糾正」的態度修改我的澎湖腔台語，也修改了阿嬤的澎湖腔台語。我與潛在的自己慢慢遠離，解除關係。而口音又真能攜帶一生嗎？還是只要環境改變、人群重組，口音就堪不住流失，然後淡去，也睡去？

澎湖阿公無憂地接續說著，我突然想喊停，回歸疾病本身，但發現他並不在意病情的解釋告知。他仍以爲沙啞是因昔日樂於歌唱、慣於酒拳嘩嚷所致。他似有自己的邏輯、專屬的理論，以及那片海洋、那念執著，和那口澎湖腔。

接下來的幾天，每次他見我來總會教幾句台語，然後說一樁樁澎湖故事。因爲事忙，我會禮貌性點頭，然後覆誦幾句台語，證明自己的聆聽，但事實上我並不打算理解，那需高度專注力的口音開始令我倦怠示乏，甚至害怕發音已差的國語英語，會因此更加滑稽。只是他會不懈地教起獨門的台語，疼痛拋諸天地，直到麻醉醫師前來評估，主治醫師通知明天排刀，才恍惚知道這具喉嚨將從此消失，並且，沒有再生的可能。

3

那個無風的午後，他被推進手術房。麻醉過後，老醫師開始專注剝離皮層，分出神經血管，並以一種日式口音，指著解剖構造，向我唸著英文或拉丁文的名稱，那些無聲子音都在他的口中，有了發音的可能。

我頻點頭，在手術燈下凝視那具發聲之喉，正亮著斑斑血漬。老醫師隔著手套，像隔著歲月岩質，憑著經驗結晶，仔細探觸附近構造，盤算切除範圍。然後，那一刀就俐落劃下，沒有猶豫，沒有遲疑，喉嚨就這樣離去了，那數不盡的言語——關乎童言、老練、感激、爽朗、承諾、背棄、瑣碎嘮叨、忿怨謾罵的，竟在一場自己都無法清醒的時空裡，不告而別。

老醫師取下喉嚨，將兩片狀似盾牌的甲狀軟骨撥開，教導我們辨識真聲帶、假聲帶，然後指認杓狀軟骨及數條肌群。此後，我們輪流觸摸腫瘤，感受質地，老醫師說，這是經驗，以他三十多年的資歷，良性與惡性總在伸指之際，便能分曉。

我小心翼翼將檢體封裝，貼上代碼，送往病理科染色化驗。老醫師則繼續在手術台上進行氣管造口。我心照不宣，因爲知道，從此他的人生，氣體將不再經鼻腔進入肺，而是直接透過氣管造口（一個連通於頸部的孔洞），流入氣管，抵達肺葉，呼氣與吐氣。

而一個人失去了喉，口音是否也失去了？我不清楚，只知道術後的他異常憔悴。

悴，幾條引流管穿插，並因暫時無法進食，開始透過鼻胃管灌食。那幾天進入病房，他只以惺忪的眼神與我交會，然後就睡了，沒有台語教學，也沒有章節不輟的澎湖故事。我突然感到一種搜括後的空洞與安靜。

幾天過後，引流管陸續拔除，他的氣色逐日恢復，幾次見我來，臉上是欲言又止的表情。或許他還停留在當初擁有喉嚨的時光裡，殘留言說的慣性。復健科醫師建議他，三個月後可考慮加入「無喉協會」，練習食道發聲。

那天，我陪著澎湖阿公觀摩無喉協會。中午過後，耳鼻喉科討論室便陸續湧進人潮，他們都是歷經喉部切除的病友，經過種種復健，有人因此練就了流利的食道聲；有人憑藉人工發聲器或聲瓣，尋找另一個語言出口。空氣躁動起來，奇狀聲波穿梭來去，帶著熱鬧，帶著囉唆。

一位病友在台上分享學習食道語過程，他想起當初費力收縮肌肉，才發出一兩句低沉語句，人卻已喘吁紅脹。如今，他無須仰賴發聲器，靠著自在的食道語，和病勢抗衡。台下鼓掌熱烈，士氣大振。

之後復健師在台上風趣教起語言復健技巧，台下病友專注遵照指示，有人失誤連連，有人真不習慣現在的說話。他們得將氣管造口蓋住，如此空氣才能留住，以便在裡頭振動產生機械式音波。

一切必須重新，爲了那生命的通道，反覆遮蓋，勞累而緩慢。

不久，澎湖阿公出院了，他計畫先回澎湖安養一週，接著再到醫院回診追蹤。那天，他回歸從前，笑容浮現於臉窩，只是沒有對話，僅有手勢，空氣清靜許多。他以潦草的字跡寫著：「謝謝！」便與家人一同離去。

4

後來我離開耳鼻喉科，陸續換了幾科實習，英語的演練仍是日日展開，只是口音老改不掉，它像癮之難戒，像雜草之難除，它更像一則宿命，一記烙印，一股來自生命底層的原性。我曾考慮動舌繫帶手術，衡量得失後，還是作罷。

半年過後的某日中午，我提著餐盒準備上樓，意外在電梯裡撞見澎湖阿公。他遮起造口向我招呼，然後說了一串我不是很懂的話，只約略聽出他要來復健，並參加無喉協會。我發現那些字句雖然走調變質，但仍聽得出是他的聲音，操台語，而且腔調、個性、情緒，甚至肢體動作都未變。那才是專屬於他的口音，具海洋味的。我不知道失去喉嚨的他現在感受如何？但我知道，隨著復健進度，他已漸漸習慣新的說話方式，反倒是我，頻頻道歉表示無能明白。我們聊了一下，便在不同樓層散去了。

只是再也沒人那樣執著認真教我台語了。常常，我仍是受到許多朋友的發音指正，台語國語英語都是，有人嫌老土，有人笑荒誕，也有多年未見的老朋友，電話中第一句就說我腔調未變、過於特殊無法被歲月風化。我也開始努力學習和口音共存，或許那是一生中，最牢固、最恆久、也滋生最多故事的——不變的資產。